

● 白敦仁 著

巢經巢詩鈔箋注
(上)

仲錦署



巴蜀書社

ISBN7-80523-748-4/I • 303

(上下册) 定價: 柒拾伍圓

ISBN 7-80523-748-4



9 787805 237480 >

● 白敦仁 著

巢往巢詩鈔箋注 (上)

仲錦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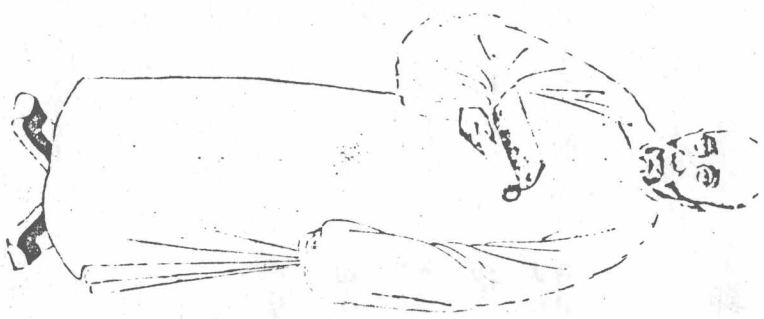
巴蜀書社

一九九六年·成都

服公雖大奸公還直裏依稀見秀眉奉海毛高沐
 與博雷鴻才美選雄奇西由止以經師重史賦寧
 能故里和余商地安景綸必言直于十山可格
 清谷下車尚擬及化期佳話在現成子數及子山
 符明各拜狀好述位留座



終



此朱淵先生畫像

自記第一之畫曰：橫道先生性儒仁
 海國淵先生時望崇注時平注記



鄭珍畫像

巢經巢詩鈔箋注

卷一 詩集外第一 詩人 公中國詩史上其重要地位略述。王氏代經巢撰其《巢經巢詩集》。王氏名景衡，字一翁，安徽南陵（屬）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卒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九月，終年五十九歲。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舉人，數次參加會試，不第，一生只在本省做過幾任教官。事蹟詳見《清史列傳·儒林》、《清史稿·儒林傳》、黎庶昌《棟發江蘇知縣鄭子尹先生行狀》、《鄭徵君墓

前言

其「《詩君看縹緲基江路，萬馬如龍出貴州。》」王書四語又《巢經巢詩集》卷一 詩人 公中國詩史上其重要地位略述。王氏代經巢撰其《巢經巢詩集》。王氏名景衡，字一翁，安徽南陵（屬）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卒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九月，終年五十九歲。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舉人，數次參加會試，不第，一生只在本省做過幾任教官。事蹟詳見《清史列傳·儒林》、《清史稿·儒林傳》、黎庶昌《棟發江蘇知縣鄭子尹先生行狀》、《鄭徵君墓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生於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三月，卒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九月，終年五十九歲。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舉人，數次參加會試，不第，一生只在本省做過幾任教官。事蹟詳見《清史列傳·儒林》、《清史稿·儒林傳》、黎庶昌《棟發江蘇知縣鄭子尹先生行狀》、《鄭徵君墓

表》、鄭知同《敕授文林郎徵君顯考子尹府君行述》等（參看本書附錄一）。凌惕安《鄭子尹年譜》所記尤詳。

清代道、咸年間，遵義鄭珍、獨山莫友芝崛起貴州，並稱西南兩大儒。子尹承乾、嘉諸老緒餘，服膺許、鄭，尤精三《禮》、《說文》。其生平學術著作，則黎庶昌於《墓表》中概略述之云：「蓋經莫難讀於《儀禮》，婚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攷工》，則爲《輿輪私箋》、《臯氏圖說》，小學莫專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綦備，則爲《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不惑。」子尹在經學、小學方面的成就，一直受到學術界推重。李慈銘《越縕堂日記》云：「子尹《經說》雖只一卷，而精密貫串，尤多杰見。」鄭孝胥《海藏樓詩》則稱其「《逸字》《汗簡》名尤噪。」（《黎受生遺鄭子尹書四種及《巢經巢詩鈔》》）今人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亦云：「鄭珍著述雖不甚多而甚精。」然而，正如莫友芝所預計：子尹「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詩歌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巢經巢詩鈔序》）在今天，人們提到鄭子尹，更多想到的是他的詩，更少想到他的經學、小學著作。

鄭子尹是清代第一流詩人，在中國詩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影響。子尹外孫趙懿在其《巢經巢遺詩跋》中引著名古文家巴陵吳南屏（敏樹）之言曰：「子尹詩筆橫絕一代，似爲本朝人所無。」錢仲聯先生《論近代詩四十家》亦云：「有清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經訓一畝畝，破此天南荒。莫五與齊名，才

薄難雁行。」自注云：「同光體詩人張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之幟，力尊《集經集詩》為宗祖。……

子尹詩蓋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奧於一爐，而又詩中有我，自成一家面目。……莫友芝與之齊名，但《邵亭詩》多以考訂議論為詩，雖有山水及旅程之作，亦學古未化，非子尹之比也。」胡先驥《讀鄭珍〈集經集詩〉》則云：「鄭珍卓然大家，為有清一代冠冕。縱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其上者。」陳夔龍《遵義鄭徵君遺書序》述其影響：「近人為詩，多挑唐襍宋，號為步武黃、陳，實則《集經》一集乃枕中鴻寶也。」近人汪辟疆在其《讀常見書齋小記》中論清學云：「清學以亭林為極通，高郵為極嚴（專指《廣雅疏證》），文則家容甫，詩則鄭集經，書法只有海日樓耳。」又論唐宋以來詩人云：「唐宋人真正可稱為大家者，僅太白、杜公、右丞、昌黎、香山、東坡、山谷、劍南、遺山、道園十家。名家甚多，吾只取元結、孟郊、李商隱、韓偓、梅堯臣、王安石、陳師道、陳與義、顧炎武、吳嘉紀、厲鶚、鄭珍十二人。此外備瀏覽而已。」諸家論子尹詩推崇備至，唯梁啟超獨謂子尹詩「惜意境狹」，《集經集詩鈔跋》則陳聲聰《兼于閣詩話》已駁正之。……

張子尹論詩宗旨，在《論詩示諸生》詩中有一段比較集中的表述：「其言率封真。……」

……

我雖不能詩，而頗知詩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斯有我，學膽乃相濟。李杜與王孟，才分各有似。羊質而虎皮，雖巧肖仍偽。從來立言人，絕非隨俗

士。君看入品花，枝幹必先異。又看蜂釀蜜，萬蕊同一味。文質誠彬彬，作詩固餘事。……

這段引文包含着豐富內容：首先，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言必是我言」這一綱領性主張，並進而提出「氣正斯有我」這一深刻命題。在《次韻奉答呂茗香》詩中也說：「我吟率性真」。強調詩歌要寫自己的真性情，說自己心裏話。這正是《巢經詩》所以真摯動人，富有個性的原因。但事情並沒有到此止步，他提出了「讀書」、特別是「養氣」作為先決條件，提出了「氣正斯有我」這一精闢見解。他把孟軻養氣說的合理內容運用到詩歌創作中來。衆所周知，孟軻所謂「浩然之氣」是「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也」的。淺言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理直」纔能「氣壯」。詩歌自然貴在寫詩人自己的真性情，但這裏的「真」（「率性」）必須與「善」（「氣正」）相結合，纔能產生真正的「美」（「人品花」）來。感情這東西是需要理性為之導航，使之深化的。在創作實踐中，只有當詩人堅信自己真理在握，堅信正義在「我」的方面，「自反而縮」，其氣不「餒」，纔能高屋建瓴，排斥干擾，充分地表現出自己的「我」來。這就是「氣正斯有我」包含的內容。基於這點，故子尹的「率性真」與「侈言性靈如隨園一流之矜弄聰明者」，必然是「大不相侔」。（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
 應該補充說明，子尹談「養氣」時，特別強調「力行」。這雖然也是孟軻「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思想的發展，但他所謂「力行」，並不同於一般理學家所謂個人的躬行實踐，他強調詩人應有廣闊的生活閱歷、生活體驗。在《跋黎魯新〈慕耕草堂詩鈔〉》一文中說：「才不養不大，氣不養不成，養才

在於多學，養氣在於力行。……故古人只顧學行，不去管才氣，而才氣自不可及。」到何處去「力行」呢？在《送莫五北上》詩中他勉勵莫友芝要「歷練駿骨閱山川。」在《送黎純齋表弟之武昌序》中他勉勵黎庶昌要在「水陸萬里航輪輪轍之間」去「想望」屈、宋、李、杜、歐、蘇之所以發爲文章，必有相遇於心目間者。」他自己寫詩，則如莫友芝所說：「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巢經巢詩鈔序》）這種重視生活閱歷，強調有所感觸的創作思想，決定了子尹詩的現實主義品格。

其次，和「言必是我言」這個總觀點相聯繫，在學習、借鑒古人方面，主張學古能化，反對形式上摹擬。子尹是主張讀書，主張向古人學習的，他說：「學贍乃相濟」。但同時，他更明確指出：李、杜、王、孟才性各有不同，寫的都是各人自己的詩，學者不從自己的真情實感出發，僅知從形式上摹擬，則縱能「巧肖」，仍是「僞」詩。爲此，學習借鑒古人，要像蜜蜂釀蜜，萬蕊入腹而自成一味。在《邵亭詩鈔題識》中論莫友芝詩說：「五弟筆墨力求名貴，用思太深，避常太甚，筆墨之痕時有未化。故落筆無恹惇率意語，而短處即因此見之。」在《跋黎魯新〈慕耕草堂詩鈔〉》中，他提倡「自打自唱」。

其次，也是和「言必是我言」這一中心思想相聯，他主張風格多樣化，主張「詩品無定派」。「詩歌既然是詩人的「我言」，人的性習經歷不同，詩風自然不能強求一律。《贈趙曉峰》詩云：「性情異剛柔，聲響遂宏喝。」「向來有私見，詩品無定派。」《跋〈慕耕草堂詩鈔〉》云：「只須詩好，何分唐宋？」《贈于伯英大令》詩云：「古代作者盡殊列，李、何後數朱、王高。」承認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詩各有其

存在價值，不一概加以抹殺。齊東野語：「李、何、錢、馮、王、高」本朝不同風俗，不同而邪曲皆有其

最後，也是和「言必是我言」、「氣正斯有我」思想相聯，他強調人品決定詩品。他說：「從來立言人，絕非隨俗士。君看人品花，枝幹必先異。」在《邵亭詩鈔序》中說：「杜、韓諸公苟無詩，其高風峻節照耀百世自若也。」「誠似其所學所志，則性情、抱負、才識、氣象、行爲皆其人，所語言者奚爲而不似？即不似猶似也。」這種見解是很有道理的，正如我們今天常說的：「從血管裏流出來的是血，從水管裏流出來的是水。」

以上子尹詩歌主張的一些主要方面，對於研究《巢經巢詩》是有啓發意義的。自與一刺。五《昭亭

王、孟、杜、韓、李、何、錢、馮、王、高」本朝不同風俗，不同而邪曲皆有其

《巢經巢詩》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約略言之，可概括爲以下五方面：

一、善言家人親子骨肉之情。姚永概《書鄭子尹詩後》云：「平生怕讀莫鄭詩，字字酸人心肝脾。

邵亭猶可柴翁酷，愁絕篇篇母氏思。」子尹於生母黎太夫人情愛尤摯，太夫人逝世，子尹於苦次追念平生教訓之言六十八事，刊爲《母教錄》一卷，並於《繫哀四首》諸詩痛切抒寫思母之情。今觀《巢經巢集》中凡事涉母子，無不至性真情，深摯動人。如《題俞秋農書聲刀尺圖》詩先寫母愛云：

黃雞屋角叫，今日又生子。速讀去拾來，飯時吾爾飼。種餘有畧底，包餘有牀裏。速讀去探

來，全家吾愛爾。姊妹不解事，惱爾讀書子。速讀待宜來，從我取蔬水。有蔬苦無鹽，有水苦無

米。速讀待春來，飯團先搗與。

接下去換用詩人口吻，而辭意，隨着詩人二十四歲到五十四歲對異鄉的感懷，而中，餘其一端，

如：『對一丈春園和鐵炭世。明日令人西歸口，猶得與貴州密師風雨。』張也于愛百思而密師，合于其

其手。『書衣看看昂，兒衣看看長。』女大不畏爺，兒大不畏娘。小時如牧豬，大時如牧羊。血吐千萬

頭，盆，話費千萬僅。……萬發福辭世，更如悲世。史家讀詩，于其以時長辭，亦未觀其土，食

園，辭世，親事更東。『蘇南黃千古，』『蘇南黃千古，』自古詩人，猶有人，幸自其辭，

莫友芝評此詩云：『真是漢魏樂府。』（見手批本）又如《題史勝書秋燈畫菽圖》云：『自古詩人，猶有人，幸自其辭，

蘇南黃千古，』其言簡而意深，對古樂府，蓋不若蘇南黃人，當知下文論之。

『蟲聲滿地月在牖，紡車鳴鳴經在手。』以我三句兩句書，累母四更五更守。……人詩，不

莫友芝評此詩云：『真是漢魏樂府。』（見手批本）又如《題史勝書秋燈畫菽圖》云：『自古詩人，猶有人，幸自其辭，

這些詩真是一字一淚，酸人肺腑，使人不能卒讀。潘詠笙《黔詩匯評》論子尹詩云：『其最沉摯感人者

為寫母愛。蓋幼受母教深，無時無地無母也。又復若父，若諸弟，若妻子，若姻戚，若師友，乃至憫

農傷亂，登臨覽弔諸作，無不發於至性至情。』再以《三女養子以端午翼日天越六日葬之先妣兆下哭之

五首》其四為例：『……』（自注：此詩十日止人。）……

……

冢下栽花不羨官，汝曹外向漸無歡。

《正首》：「割慈又近離嬌素，（自注：次女期十月適人。）暖眼猶寬有季蘭。」

豈料卻成先姊去，那能長作嫁人看？

《次首》：「送生送死今年了，寂莫衰翁守歲寒。」

《三首》：「又與昔父，昔前弟，昔後子，昔親類，昔姻戚，昔至親。」

莫友芝評此詩云：「此首五詩第一，在集中亦是最上。」（手批本）陳衍《石遺室詩話》云：「黔詩人莫

鄭並稱，均多亂離之作。」（人工力略相伯仲。子尹詩情尤摯耳。」「情尤摯」，是子尹詩一大特色，不僅

於親子之愛見之，其它惻亂憂生、懷古感時之作，蓋無不深摯動人，當於下文論之。

其二、貴州山川奇闊，在子尹詩中第一次得到出色的描繪。《論黔人詩人絕句》云：「抱遺訂

闕老猶勤，餘事騷壇更策勳。鑿破南荒千古闕，經巢詩句柳州文。」自古詩人鮮有人黔者，李白長流夜

郎，中途遇赦，未至其地，劉禹錫謫播州，旋改連州，史家艷稱柳子厚以柳易播故實，亦未踐其土，食

其毛。黔中詩人爲子尹所稱道者如謝三采、周起渭之流，才力有限，亦未足使山川生色。至子尹始鑿

破混沌，使一方奇闊昭耀於世。即以今人所極口稱贊的貴州溶洞爲例，那些千姿百態的溶洞，在子尹

詩中也纔得到千姿百態的描繪。試看詩人二十四歲時寫的《正月陪雪樓舅游碧霄洞》詩中寫鐘乳一節：

耿耿深廈中，具千百狀態；大孔雀迎陵，寶瓔玲幢蓋。鐘鼓千羽幟，又杵臼磨礮。虎獅並犀

象，舞盾劍旌旆。礎楹焚藻井，釜登豆蕭鼎。更龜鼈繩蟾，及播鼓鑿鎧。厥仙佛菩薩，拱立坐跪拜。攜籊篠威施，與疋瞽兀癩。倒茄垂瓜盧，懸人頭肝肺。盤杆間橙櫨，可以卧與齷。人世盡纖末，悉備筮壻內。……

奇辭奧句，非此無以狀斯洞之奇。陳衍評之云：「效昌黎《南山》而變化之，視用『或某或某』者又有生熟之別。」（《石遺室詩話》）又詩中寫洞內回音云：

一響欬嘯呼，響砰磅礧礧。非雷而非霆，隱隱洪洪會。……

才思橫溢，狀難狀之狀，真所謂「搗爛經子作醞醬，一串貫自軒與義」（《留別程春海先生》詩語）者。如果說《碧霄洞》詩生新奇奧，尚是早年有意學韓之作，則《雲門磴》詩清新秀美，別是一種筆墨。人門常帶諸詩，其詩一節，其實，音韻一外，三百字間，詩情又與前詩不同，其詩之妙，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三、《懷陽洞》、《厓壑口》、《吳公嶺》、《牟珠洞》、《飛雲巖》……諸其它如《白水瀑布》（即黃桷樹瀑布）、《懷陽洞》、《厓壑口》、《吳公嶺》、《牟珠洞》、《飛雲巖》……諸作，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無不情滿於山，意溢於水。正如《飛雲巖》詩所謂：「造化之手信幻極，四

海不作雷同文。」子尹筆參造化，其山水之作亦絕無雷同之章。貴州的山水是奇特的，子尹的山水詩也是奇特的。

三、憫亂憂生之篇。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云：「當時海禁已開，國家多故，具有敏銳感的文人，更覺得前途的暗淡不安。於是言愁欲愁，其表現力量也就更能深刻而真摯。」這段話是說得不錯的。人們常常籠統地談論「清詩」，其實，有清一代三百年間的詩，反映的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歷史現實：鴉片戰爭前，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歷史現實，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一天天地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複雜，詩的內容也就不能不發生變化。子尹三十五歲時，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年，他在散文《送潘明府光泰歸桐城序》中寫道：

記少時聞言者道蘇、廣貨，相詫極矣。十年來乃咸尚洋貨，非自洋來者不貴異。今日英吉利即洋貨所由來者也，其於中國為何如耶！自去年擾機海疆，至今大半年，積半天下兵力而猶未能蕩滌，是何由致之然哉？……

這篇文章差不多已經接觸到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牆腳這一真理。在三十八歲寫的《五嶽游侶歌送陳煥巖歸南海》詩則云：

東風吹海濤，西風吹海濤。金登豆滿囊，玉樹生荒郊。……

南樓日出見海東，五朝風靜玻璃鐘。何物蠅蠓一蟻蝨，不值半矢天山弓。富哉中華億萬銀，拱手擲向波濤中！君歸試看五色羽，邇來恐化青蚨去。更尋暗虎今在無，終古銜碑奈何許。……

表現了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封建王朝的腐朽無能及其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屈辱的由衷憤慨，耀着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光輝。子尹僻處荒山，潛心著述，在當時交通、信息極端閉塞的條件下，對局變化能作如此深刻而及時的反映，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作爲一個終身窮苦的學者、詩人，他對廣大工農群眾的苦難遭遇是十分同情的。道光十六年（一三六）三十二歲時，因伯舅黎恂仕滇，前往省視。在由黔赴滇道中寫了不少好詩。其中《耆海鉛》（其二）寫鉛廠工人生活云：

甕甕邊爐宿，煤丁倚石炊。妻兒閒待養，喬罐死猶隨！物力祇斯數，生涯能幾時？年年南北運，不見窮山悲！

「喬罐」句下詩人自注云：「鉛爐以喬計，三罐爲一喬。罐以鐵爲之，長二尺許。死者多以廢罐爲墓，視之如蜂房然。」子尹並不是那種只會「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的古典詩人，他善於從人民群眾活的口語中提煉詩的語言。而「喬罐死猶隨」五字，讀之使人氣索。前此寫工人苦

難生活的詩，蓋未有能達到如此深刻程度者。

對廣大農民的痛苦和災難，詩中反映尤多。《江邊老叟詩》是其突出代表。詩爲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三十八歲最後一次赴京應試還經公安時作。詩中借老叟自述反映了連年水災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

見壬寅（道光二十三年）松滋決七口，閭殫爲江大波吼。北風三日更不休，十家登船九翻覆。老夫無

太息言從辛卯（道光十二年）來，長江無歲不爲災。前潦未收後已溢，天意不許人力回。君不

見壬寅（道光二十三年）松滋決七口，閭殫爲江大波吼。北風三日更不休，十家登船九翻覆。老夫無

船上樹木，稚子衰妻復何有！可憐四日飢眼黑，幸有來舟能活得。他方難去守墳墓，田土雖多歎

人力。無牛代耕還自鋤，無錢買種多種蔬。今年宿麥固云好，未省收前隄決無？縱得豐成利能幾，

官吏又索連年租。租去老夫復不飽，坐看此地成荒蕪。……

接着對官修隄防致以辛辣嘲諷：

官家歲歲程隄功，而今江身與河同。外高內下潰尤易，善防或未稽《攷工》！君看壁立兩丈土，

可敵萬雷朝暮春？洪波爲患尚未已，老骨究恐埋蛟宮！……

南對日出見帆東，五陵風雲卷海濱。……

……

……

